
蔣錫昌著

莊
子
哲
學

自序

本書包括四篇文字：一，莊子哲學；二，逍遙遊校釋；三，齊物論校釋；四，天下校釋。原名莊子哲學及逍遙遊齊物論，天下校釋，以嫌冗長，改爲今名。莊子篇目：計內篇七，外篇十五，雜篇十一，凡三十三篇。然其要者，亦僅內篇之逍遙遊，齊物論，與雜篇之天下而已。前之二篇，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，乃莊子『寓言』而後篇則莊子正襟危坐，道貌岸然之『莊語』也。方今庶業其繁，生事日迫，學者每以不能卒讀全部古書爲苦。閱此三篇，可得大概。故本書關於莊子校釋，限此三篇，不及其他。

莊子之文，瓊瑋沈澁，弘辟深肆；自古以來，號稱難讀。魏晉而下，代有注釋；顧言者有言，所言未定。治莊子哲學者，所以貫通其全部之思想。然不根其文字，則流於空。攻莊子訓詁者，所以懂理其文字。然不本其哲學，則失諸碎。蓋不通莊子之哲學，則無以理其文字；不理其文字，亦無以通其哲學；二者固當兼相爲用也。

余病世之治莊者，不偏於此，即偏於彼。偏於哲學者，多便辭巧說；偏於訓詁者，務碎義逃難。二者雖亦各有所獲，然皆不足以知莊意之真與全。余向好老莊之學，自成老子校詁後，即以餘力勉爲是書。哲學一篇，敘述莊子全部之思想，而其根據則爲訓詁；校釋三篇，理其訓詁，而其根據則爲哲學；務使哲學與訓詁合而爲一，庶閱者既通其文，又知其學。一舉兩得，莫此爲便。

余僻居鄉間，孤陋寡聞。是書之成，雅不敢自謂已得莊意之真與全。天道，「世之所貴者，書也。書不過語，語有貴也。語之所貴者，意也。意有所隨。意之所隨者，不可以言傳也。」莊子固言其意非言可傳，而謂以是書之陋，可得莊意之真與全者，豈非侈談。且世之治莊者，不妨先以是書爲開端，再讀莊子全書，或易有悟，而自得其意於言之外，則是書之作，於引玉之助，不無小補也。

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，無錫蔣錫昌序於毛巷街之和樂堂。

目錄

一 莊子哲學

甲 道之意義

乙 道之分類

第一 天道

1. 天道之本體

2. 天道之作用

3. 天道之特點

一 普遍 二 偉大 三 必然 四 萬異 五 萬同 六 均調 七 神妙

第二 帝道與臣道

第三 聖道

一 隨世 二 隨化 三 安命 四 無情 五 內心最高之修養

丙 莊子思想與其他之關係……………三四

第一 莊子與老子……………三四

第二 莊子與孔子……………四二

第三 莊子與宋子……………四四

第四 莊子與彭蒙田駢慎到……………四六

第五 莊子與政治……………四八

第六 莊子與辯派……………五〇

二 逍遙遊校釋……………五七

三 齊物論校釋……………一〇三

四 天下校釋……………一八七

莊子哲學

一 莊子哲學

甲 道之意義

《莊子》一書，言道之書也，故道實爲其書最要之名。關於道之意義，莊子並未予以一種確定之界說。唯於若干處，僅以隻語片言稍稍形容及之耳。齊物論，「道行之而成，物謂之而然。……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；無物不然，無物不可。」又云，「已而不知其然，謂之道。」又云，「惡識所以然，惡識所以不然。」外物，「有自也而可，有自也而不可；有自也而然，有自也而不然。惡乎然？然於然。惡乎不然？不然於不然。惡乎可？可於可。惡乎不可？不可於不可。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。無物不然，無物不可。」達生，「不知吾所以然而然。」吾人歸納以上所言，可知：凡事之是或不是，物之然或不然，皆彼天然自成，而不知其理者，卽道也。換言之，事之是也，自有其是之故；其不是也，亦自有其不是之故。物之然也，自有其然之故；其不然也，亦自有其不然之故。凡此種種，吾人只知其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者，卽道也。

今舉例以明之。知北遊，「天不得不高，地不得不廣，日月不得不行，萬物不得不昌。」吾人只知自然界行動之不得不然，而不知其何故不得不然；此種自然界之「不得不然」，即道也。以上爲自然之例。

則陽，「安危相易，禍福相生，緩急相摩，聚散以成。」吾人只知世事流行之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；此種世事之「當然」，即道也。以上爲人事之例。

莊子所謂「道」，即天道所謂「天道運而無所積，故萬物成」之「天道」。故欲明「道」，須明「天道」，方能全解其義，此不過言其略也。

乙 道之分類

莊子所言之道，可分四種：一曰天道，如天道所謂「天道運而無所積，故萬物成」是也。二曰帝道，如天道所謂「帝道運而無所積，故天下歸」是也。三曰聖道，如天道所謂「聖道運而無所積，故海內服」是也。四曰人道或臣道，如在有所謂「臣者，人道也」是也。

聖道者，即玄聖之道。天道，「以此處上，帝王天子之德也；以此處下，玄聖素王之道也。……靜而聖，動而王。」上文以「帝王」與「玄聖」對稱，下文承上文即以「聖」「王」對稱，可證「聖」即「玄聖」，「王」即「帝王」。「靜而聖，動而王」言不爲時用，即靜而爲玄聖；如爲時用，則動而爲帝王也。以此而推，則天下所謂「聖有所生，王有所成，皆原於一」……是故內聖外王之道，關而不明，鬱而不發。二「聖」二「王」亦指「玄聖」「帝王」而言。「內」者，靜退居內之義；「外」者，出動居外之意。「內聖外王」與「靜而聖，動而王」文異誼同，言退而爲玄聖，出而爲帝王也。近人錢基博讀莊子天下篇疏記解「聖」爲「通」，解「王」爲「往」，非莊子本義也。「聖」「王」二字有關莊子學說頗大，故不得不先於此辨之。

帝王與玄聖之人格相同，皆爲道德極高之人。唯一則處上而有帝王之位，故莊子又謂之「天子」；一則處下

而無帝王之位，故莊子又謂之「素王」。其實帝王與玄聖之道，一而二，二而一也。

天道爲帝道與聖道之基礎。故天道云，「夫帝王之德，以天地爲宗。」又云，「是故古之明大道者，先明天。」知北遊云，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時有明法而不議，萬物有成理而不說。聖人者，原天地之美，而達萬物之理。是故至人無爲，大聖不作，觀於天地之謂也。」不先明天道，而驟語帝道與聖道者，此爲不知其本；天道所謂「倒道而言，迂道而說」也。莊子一書詳於天道而略帝聖之道者，其故在此。

至若人道者，即人臣之道，如天道所謂「三軍五兵之運」，「賞罰利害五刑之辟」，「禮法度數形名比詳」，「鐘鼓之音，羽旄之容」，「哭泣衰絰隆殺之服」等事，皆爲臣下所司之職，此爲道之最末，故莊子亦言之最少也。關於以上四種之道，將於下文再詳述之。

第一 天道

天道可分三部言之，一曰天道之本體，二曰天道之作用，三曰天道之特點。

(1) 天道之本體

天道者，即自然之道，亦即宇宙之道。宇宙之本體，可以「絕對」二字括之。所謂「絕對」者，無形色，無大小，無生，無古今；只覺混然一體，超越一切，決非他物所可比擬之謂也。莊子名此「絕對」曰「無無」，曰「無名」。天

地，「泰初有『無無』，有『無名』。」一之所起，有一而未形。」又曰「無形。」秋水，「『無形』者，數之不能分也。」又曰「道。」秋水，「『道』無終始。」又曰「天門。」曰「無有。」庚桑楚，「有乎生，有乎死；有乎出，有乎入；人出而無見其形，是謂『天門』。」「天門」者，「無有」也；萬物出乎「無有」。」「諸名雖異，其理一也。」

其爲詞而形容此「絕對」也，曰「至道之精，窈窈冥冥；至道之極，昏昏默默。」（在《道》曰「無古無今，無始無終。」）然此類之言，亦僅限於形容，決非其真。以其本體，離絕一切名相，根本不可思議，不可言說也。故知北遊云，「視之無形，聽之無聲；於人之論者，謂之冥冥，所以論道而非道也。」又云，「道不可聞，聞而非也；道不可見，見而非也；道不可言，言而非也。」

道之本體，既不可思議，不可言說，則嚴格言之，即「道」之名，亦不當有。故知北遊云，「道不當名。」則陽云，「道之爲名，所假而行。」唯爲便利述作計，不得不立一「道」之名也。

在西洋哲學中，亦有本體界（*Noumenal world*）與現象界（*Phenomenal world*）之別。二者之關係，一方是實際，是本體；一方是感覺所見之表面，是現象。如柏拉圖、康德及斯賓塞爾等皆以平常所感覺到者只限於現象界，而以本體界爲不可知，此與莊子相同者也。下文天道之作用及天道之特點均屬現象界。

（2）天道之作用

天道之作用者，即自其本體上所發生之一種功用，或一種原動力之謂也。莊子以爲宇宙之本體，雖非吾人智

力所可知，然其本體上含有一種極大之原動力，則爲不可否認之事。蓋唯有此種原動力，而後此世界，此萬物，以及此一切之森羅萬象，得以產生，得以表現也。夫然，故乾坤不息，而歷史永演。天運，「天道運而無所積，故萬物成。」此言天道有一種原動力，常在運行不積，故萬物得以成也。由此可知此種原動力實爲天地萬物之創造者。莊子亦名此原動力曰「道。」大宗師，「夫道……生天生地。」或名之曰「造物。」大宗師，「偉哉！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。」或名之曰「造化。」大宗師，「以造化爲大冶。」或名之曰「大塊。」大宗師，「夫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」此種原動力之流行，含有四個原則：

(一) 力之發生，有絕對之權威。

(二) 可以分散爲各種之力，而不息滅。

(三) 力之分散爲偶然的，盲目的。

(四) 分散之方式：甲，有不變而動者；乙，有不變而靜者；丙，有常變而動者。

今以莊子之言，一一證明之。大宗師，「其爲物無不將也，無不迎也；無不毀也，無不成也。」此言天道有絕對之權威也。又云，「父母於子，東西南北，唯命之從，陰陽於人，不翅於父母。彼近吾死，而不聽，我則悍矣。」此言天道之權威，無論何人，不能違犯也。大宗師，「今大冶鑄金，金踊躍曰：『我且必爲鑊錡！』大冶必以爲不祥之器。今一犯人之形，而曰：『人耳！人耳！』夫造化者，必以爲不祥之人，今一以天地爲大鑪，以造化爲大冶，惡乎往而不可哉。」此言

天道之創造何物，全爲偶然的，盲目的。譬如生物之爲人爲馬，年之或壽或夭，皆係天道偶然所造成；正猶金之爲刀爲劍，形之或長或短，皆由大冶偶然所鑄定；物與金二者均不能絲毫有所主張，選擇，或加以反抗也。大宗師：「維斗得之，終古不忒；日月得之，終古不息。」天運：「天其運乎，地其處乎，日月其爭於所乎？孰主張是？孰維綱是？孰居無事而推而行是？意者其有機械而不得已邪？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？雲者爲雨乎，雨者爲雲乎？孰隆施是？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？風起北方，一西一東，有上彷徨；孰噓吸是？孰居無事而披拂是？敢問何故？」以上三文，含有三義：（1）天道之原動力可分散爲天之「運」力，維斗與地之「處」力，日月之「爭於所」力，而能永不息滅。（2）物之忽成，力之忽有，皆爲被動而毫無目的。故一則曰「不得已」，再則曰「運轉而不能自止」。於此亦可見天道之創物，全屬偶然的，盲目的。（3）以上諸物，甲有不變而動者，如日月是也；乙有不變而靜者，如維斗與地是也；丙有常變而動者，如雲雨風是也。然無論如何，皆屬被動而非主動，皆屬必然而非偶然。

第四種丙類「常變而動」之例，亦見諸有生之萬物。莊子以爲有生之物，常在變動，常在遷移；但其生命之源，無論如何，皆出於一，一者即「種」也。蓋天道先創造一個「種」，以爲萬物生命之源，然後再由此「種」源散而爲萬物也。生物形體之變，出於「種」之互散；其生死之異，乃爲「種」之相繼。故在莊子之說，生物並無生死，只有轉變。生者非突有之謂，乃自不知之甲物轉成另一甲物，或乙物，或丙物之謂；死者非絕滅之謂，乃自己知甲物將轉另一甲物，或乙物，或丙物之謂也。今以莊言證之。

寓言，「萬物皆種也，以不同形相禪；始卒若環；莫得其倫，是謂天均。」此言萬物皆出於同一之「種」，其形雖不相同，然全由其「種」之一體孳生變轉，始卒若環，莫得其理，是謂天然之均齊也。至樂，「種有幾？得水，則爲鼃；得水土之際，則爲鼃蠃之衣。……程生馬。馬生人。人又反入於機。萬物皆出於機，皆入於機。」此文須先將「機」字之義釋明。鬼谷子飛箝注，「機所以主弩之放發。」齊物論亦云，「其發若機括。」故莊子用「機」字以喻天道或物種，以機之放發有不能自止之勢，正與天道之運動或物種之孳生亦有不能自止之勢也。「機」字之用，或與「機械」相同，或與「天機」相同。天運，「其有機械而不得已，言其有天道之運動而不得已也。秋水，「夫天機之所動，何可易邪？」言夫天道運轉之所動，何可易也。「機」字之義既明，則至樂之文可得而解。該文乃言「種」之分散有無數之變化。如得水，則被化而爲鼃；得水土之際，則被化而爲鼃蠃之衣。程可被化而爲馬。馬可被化而爲人。人又返入於「種」，以待再化。故萬物皆被化而出於「種」，皆被化而入於「種」也。蓋莊子以爲萬物皆由天道一氣或物種一源之流行，分裂，轉變，而後更迭出入於此世界之中，「始卒若環，」永無停止之時。此莊子對於萬物由來之觀念也。

吾人必用此觀念讀莊子，方能觸類旁通。逍遙遊，「將旁礴萬物以爲一，」言將旁礴萬物以爲一體；以萬物之「種」本爲一體故也。齊物論，「而萬物與我爲一，」言萬物與我爲一體；以萬物之「種」本爲一體故也。大宗師，「假於異物，託於同體，」言萬物之生假於異形之物，而其來源則託於同「種」之一體也。知北遊，「生也死之徒，

死也生之始，孰知其紀。人之生，氣之聚也；聚則爲生，散則爲死；若死生爲徒，吾又何患？故萬物一也。是其所美者爲神奇，其所惡者爲臭腐。臭腐復化爲神奇，神奇復化爲臭腐。故曰：『通天下一氣耳。』『氣』、『一』、『一氣』三者詞異，誼同，皆指『種』源之同一而言。謂人之生，乃『種』之聚；聚則爲生，散則爲死；若死生爲徒，吾又何患？故萬物皆出於同一之『種』；萬物之美者爲神奇，惡者爲臭腐；臭腐復化爲神奇，神奇復化爲臭腐，此純由同一『種』一體之轉變；故說：『通天下一萬物皆源於同一之『種』也。』換言之，知北遊此文卽寓言『萬物皆種』一語之義耳。『字歸』：『若人之形者，萬化而未始有極也；』此言人之形，可由同一之『種』化爲其他無數異形之生物而未始有極也。又云：『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……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……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。』又云：『以汝爲鼠肝乎？以汝爲蟲臂乎？』此明各種異形之物皆由同一之『種』轉變而來，所謂生與死者不過爲轉變時之一種過渡而已。

此種生物之轉變，莊子常名之曰『化』。此字在莊子書中，用得極多。其義如用之天道，當作『化及』或『偶然化及』講；如用之於物，當作『被化』或『偶然被化』講。蓋莊子認物之轉變，純屬被動，而爲天道偶然之支配；純爲必然，而自己不能有所主張，有所選擇也。齊物論：『昔者莊周夢爲胡蝶……俄然覺，則蘧蘧然周也。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？胡蝶之夢爲周與？……此之謂物化。』言周之忽然被化爲胡蝶，胡蝶之又忽然被化爲周，此之謂萬物之被化也。至樂：『死生爲晝夜，且吾與子觀化，而化及我，我又何惡焉。』言吾與子前在他人或他物之身，觀過天道

偶然之化，此「化」指生死言，而今又偶然化及此「化」及「指死言我，我唯有安然聽之，無所庸其惡也。」知北遊，「已化而生，又化而死。」言萬物忽然被化而生，又忽然被化而死也。秋水，「物之生也，……夫固將自化。」言物之生也，固將自被天道所化也。

近人胡適解「自化」爲「自生自化」；解「幾」爲「物種最初時代的種子，也可叫做元子」；解「機」爲「幾」；皆誤。中國哲學史大綱二百五十九箇

萬物生命之轉變既屬被動，其連帶而起人事之轉變，自然亦屬被動，必然而爲人類所無可奈何。莊子名此人事之轉變曰「命」。人間世，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德之至也。」德充符，「死生存亡，窮達貧富，賢與不肖，毀譽飢渴，寒暑，是事之變，命之行也。」達生，「不知吾所以然而然，命也。」皆其證也。

生物只有轉變而無生死，故人類於生固不必喜，於死亦不必哀。人事轉變全爲命之流行，故人只能聽天受命，萬事無用介意。莊子據此而產生「無情」之觀念。「無情」者，即哀樂不入，或內心不變之謂也。「無情」之極，即爲「心齋」、「坐忘」，或「喪我」之表現。此當另述之。

總之，天道之本體，猶一機器中之原動機，內含自然之熱力。天道之作用，猶此機器中之原動力。天道所生之天地日月萬物等等，猶機器中各部之輪軸。熱力出流而爲原動力。原動力一動，各部輪軸即被壓迫而不得不轉動。輪軸既轉動矣，其勢即不得不然，而不能自止。故天運云，「天其運乎，地其處乎，日月其爭於所乎……」意者其有機軸

而不得已邪？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？」秋水：「蚊曰：『……今子動吾天機，而不知其所以然。』……蛇曰：『夫天機之所動，何可易邪？』」此言天地日月萬物之被生及其既生以後之動作，正與機器輪軸之被裝及其轉動無異。其被生及既生以後動作之意義，被動而非主動，必然而非偶然，固定而無伸縮，盲目而非選擇，偶然而非預計，實與機械之觀念完全相合。莊子自以「機」或「天機」比之「天道」，可謂確切無比。今吾人再以今世所有之原動機比之莊子之「天機」，其於古人之真義，或亦不至相背乎。

(3) 天道之特點

天道之特點有七：一曰普遍，二曰偉大，三曰必然，四曰萬異，五曰萬同，六曰均調，七曰神祕。茲分述之。

一 普遍 道者如氣之流行，凡物皆得道體之流行而有，而無；而生，而死；而虛，而動；故無所不入，無所不包也。知北遊：「東郭子問於莊子曰：『所謂道，惡乎在？』」莊子曰：「無所不在。」東郭子曰：「期而後可。」莊子曰：「在螻蟻。」曰：「何其下邪？」曰：「在稊稗。」曰：「何其愈下邪？」曰：「在瓦甕。」曰：「何其愈甚邪？」曰：「在屎溺。」東郭子不應，「此言螻蟻，稊稗，瓦甕，屎溺，皆得道之一體而成；故道「無所不在」也。刻意：「精神四達並流，無所不極；上際於天，下蟠於地。」此言道氣流行，「無所不極」也。漁父：「且道者，萬物之所由也。庶物失之者死，得之者生。爲事逆之則敗，順之則成。故道之所在，聖人尊之。」此言道爲「萬物之所由」也。莊子一則曰：「無所不在」；再則曰：「無所不極」；三則曰：「萬物之所由」；皆足以表示道之普遍也。

二 偉大 天道偉大，非人可測。秋水，「北海若曰，『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，拘於虛也；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，篤於時也。』此正喻人類囿於『虛』『時』之見，故不知天道之偉大也。又云，『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，不似蠆空之在大澤乎；計中國之在海內，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。號物之數謂之萬，人處一焉；人卒九州，穀食之所生，舟車之所通，人處一焉。此其比萬物也，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。』夫中國之在海內，已似稊米之在大倉；人比萬物，又似豪末之在馬體；此正可見人類地位渺小之可憐，豈復足以知天道之偉大乎。然即以此而比，則天道之偉大也，亦可想而知。大宗師，『夫道……在大極之先，而不爲高；在六極之下，而不爲深；先天地生，而不爲久；長於上古，而不爲老。』又云，『偉哉造化！』天地，『夫道覆載萬物者也，洋洋乎大哉！』皆莊子言天道偉大之證也。

三 必然 必然者，即古書所謂「自然」。「自然」二字多爲後人誤解，故今用此二字以代之。古書關於「自然」一詞，約有二義：一爲「自成」，此爲常語。廣雅釋詁，「然，成也。」一爲「自是」，此非常語。莊子秋水，「以趣觀之，因其所然而然之，則莫物莫不然；因其所非而非之，則萬物莫不非。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，則趣操觀矣。」「然」「非」對言，則「然」即「是」也。知北遊，「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？」可證。此言知堯桀之自是而相非，則趣操觀也。胡適云，「『自然』只是自己如此。」自注，「謝著中國哲學史云，「『自然』者，究極之謂也。」「不成話！」中國哲學史大綱五十六面，謝言固不成話，胡說亦未爲得也。但莊子所謂「自然」，另有其特殊之義，乃謂萬物自被天道所成，而非謂自己成功也。故「自然」一名，即被成或必成之意。被成與必成皆不成詞，故曰「必然」也。齊物論，